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

第十八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

In 20 Volumes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—1937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, EDITOR

VOLUME 2

Book Eighteen: SCENARIO

Prefaced by Xia Yan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 1984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 第十八集 电影集二

夏 衍序

编辑、出版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：上海新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4.75 插页 6 字数 554,000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522 定价：4.80元

电影集二

夏
衍序

目 录

风云儿女	田 汉 夏 衍 (1)
逃亡	阳翰笙 (62)
劫后桃花	洪 深 (99)
新桃花扇	欧阳予倩 (146)
船家女	沈西苓 (188)
壮志凌云	吴永刚 (250)
迷途的羔羊	蔡楚生 (301)
生死同心	阳翰笙 (344)
狼山喋血记	沈 浮 费 穆 (381)
十字街头	沈西苓 (417)
马路天使	袁牧之 (476)
压岁钱	夏 衍 (541)
夜半歌声	马徐维邦 (602)
青年进行曲	田 汉 (652)

附 录:

孤儿救祖记	郑正秋 (709)
申屠氏	洪 深 (723)

编后记	(788)
-----------	-------

风 云 儿 女

(1935年摄成影片)

田 汉 夏 衍

夜幕笼罩下的上海。

(字幕) 一九三二年，上海。

高楼大厦，鳞次栉比，象一群魔影耸立夜空，黑黝黝，阴森森。

繁华的大马路，车水马龙，人声嘈杂。五颜六色的霓虹灯，闪烁不定。喧闹的都市之夜，光怪陆离，使人眼花缭乱。

一条林荫小道，悄无人迹。昏暗的路灯，把路面照得一片惨白。

两座楼房，隔街相望。

这边，一座普通的三层楼，临街而立，窗里透出微弱的灯光。

那边，一座富丽的花园洋房，灯火通明。二楼，一个明亮的窗口，正传出隐约的钢琴声。

一双白皙的手，在琴键上灵巧地跳动。

弹琴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妇。圆脸大眼，额前一绺鬓发，更增添了几分妩媚。腕上戴着金手镯，双耳坠着金耳环，上身穿一件入时的白色紧身衣，下身着一条绿色长裙。神态优雅高傲，但那精心描画过的眼睛，却流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抑郁和苦闷。

她坐在一架大三角钢琴前，漫不经心地弹奏着。

钢琴上放着一只精致的花瓶，瓶里插着各色鲜花。

离钢琴不远，是一排临街的窗户，洁白的窗纱半掩着。窗下，靠墙摆着一排沙发。地板上铺着地毯。

她弹了一会儿，似乎并不能驱散心中的郁闷，便站了起来，顺手摸了一下鲜花，无精打采地转身走到窗前，懒懒地跪在沙发上，双手撩开窗纱，凝望着窗外的什么地方……

对面小楼。三楼一扇亮灯的窗子，映现出一个青年男子的身影。他倚窗而坐，埋头读书。

读书人是大学生梁质夫。他和同学、青年诗人辛白华共租了这间三楼小客房。

客房简陋、低矮。当中是一张长方桌，铺着白色台布。桌上放着一个粗瓷瓶，插着鲜花。旁边一把茶壶，几只茶杯。两张藤椅放在桌边。两张单人床，靠在墙根。炉子、水壶、碗橱以及其他杂物，零乱地堆满屋角。正对房门是一排临街的窗户。窗前一张写字台，上面堆放着一叠书报。一只双铃闹钟，嘀哒嘀哒地响着。

梁质夫侧身坐在写字台前看书，手里拿着一支笔，边看边划，聚精会神。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穿一件翻领衫，年轻英俊。

辛白华站在梁质夫对面，面前放着一叠稿纸，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诗：

万里长城

(第二部)

你伟大的万里长城啊！
我将为你引吭而高歌，
你是我们民族底巨人！

辛白华与梁质夫年纪相仿，却显得潇洒倜傥。黑色西装敞开着，露出里面的毛背心、白衬领、黑领带。满头蓬松卷曲的长发，更为他增加了一种艺术家的风度。

他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寻觅诗句。突然，眼睛一亮，兴奋地把手一挥，转身快步走到桌边，举笔欲写。

恰巧这时，一个女孩的歌声从楼下传来，打断了他的思路。

辛白华生气地在楼板上狠狠跺了两脚。

唱歌人似乎并不在意，继续唱着：

天空出了个小太阳，
太阳出来放红光……

辛白华同梁质夫对视，显得无可奈何。一起用脚又使劲地跺了两下。

辛白华和梁质夫楼下的房间。

一个女孩捧着一本歌本，坐在圆桌旁，兴致勃勃地唱着，声音里充满稚气：

你拍掌，我拍掌，

……

这房间与辛白华他们那间大小差不多，但显得更加破旧。靠墙放着一张大床，炉子、碗橱、瓶瓶罐罐塞满了墙角。屋子中间的圆桌铺着白台布，白瓷花瓶里插满各色鲜花，几本歌本放在旁边。

窗前方桌旁，一个显得衰老憔悴的中年妇女正在做针线。她抬起头来，对女孩说：“阿凤，你别那么孩子气，人家那儿念书呢！”

阿凤不唱了，慢慢放下歌本。她十五、六岁，方脸大眼，扎着小辫，十分单纯可爱。听了母亲的话，她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抬头看看上面的楼板，顽皮地笑了。

楼上，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。梁质夫继续看书，辛白华倚坐在桌上，一会儿翻翻书报，一会儿俯身在稿纸上写划。

梁质夫放下书，站起身，向窗外望去。

黑夜里，对面洋房二楼的窗户显得特别明亮，雪白的窗纱已经垂下，映出女子翘首凝望的身影。

梁质夫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白纸，又从桌上拿起一本厚书，垫在下面，转身对着窗外，边看边画。辛白华绕着桌子走过来，饶有兴味地在他身后观看。看着看着，干脆把一条腿跨坐在桌上。

梁质夫画完后又打量了一番，添改几笔，对辛白华说：“白华，我们的诗人，你在这上面题上几句诗，好吗？”

辛白华接过画，说：“好，让我题上几句诗，来完成你的杰作吧。”

这是一幅铅笔素描画，画的正是那女子的剪影。辛白华看着画，又望望窗外，稍加思索，用铅笔在画像的右上角题了四句诗：

你夏娃的女儿呀，
缪斯的使臣！
别苦苦地瞧着我们，
那狼一般的眼睛。

辛白华写完，递给梁质夫。梁质夫看了看，满意地点点头，随即把画折成小飞机，朝对面窗户轻轻扔去。

两人象恶作剧的孩子一样，赶紧把头缩回，拉上窗帘，躲开了去。

夜已深，辛白华和梁质夫还在各自写诗、看书。

辛白华拿起笔，打了个呵欠。

梁质夫抬起头来：“怎么还不睡，明天不是还有课吗？”

辛白华摇摇头：“噢，不！《新潮》杂志明天截稿，要是不把这篇诗赶完的话，这个月的房钱又要发生问题。”又关切地说，“我看还是你先去睡吧！”

梁质夫没有回答，只是会意地点点头，又继续看书了。

二楼阿凤家。

小碗橱上放着一只饭锅，凤母在盛饭。

“吱呀！”门被轻轻推开，走进一个穿黑旗袍烫发的中年女人。

凤母以为是女儿回来了，顺口叫了一声：“阿凤！”没有听见回答，她回过头来，“哦，房东太太，请坐！”连忙放下饭碗，迎上前去。

女房东脸色不悦，说：“太太，你们的房钱欠了两个月了，一共只有十五、六块钱，还要今三明四的，这个年头谁有钱给你们垫呀！”

凤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正好阿凤进来。她穿着一件红黑条纹的褂子，手里拿着一个纸袋，走到母亲身边：“妈，跟帐房先生说了半天，才给我们这五块钱。”说着，把纸袋递给母亲。

凤母接过纸袋，把钱倒在桌子上。她还没来得及拿，女房东眼急手快，五块银元一把抓了：“这五块钱，我先拿走，还有十块钱限你两天之内交清。”

凤母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女房东大声地说：“哎，哭什么？这真是笑话了，难道说欠了人家房钱还不该收吗？”

“嗒——嗒——”阿凤和女房东闻声扭头，只见从楼上地板缝里滴下水来，正好落在放在桌上的歌本上。

阿凤赶忙跑过去，把歌本收拾起来。

这几滴水，犹如火上浇油，阿凤顿时火冒三丈，举起一个拖把，朝顶上的楼板用力地捅着。

楼上，梁质夫正蹲下身子用布擦着地板上的水。

“噶噶”，地板动了起来。

辛白华和梁质夫一怔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所措。

辛白华跑出房间。

辛白华走进阿凤家，抱歉地对阿凤说：“阿凤小姐，弄脏你什么东西没有？”

阿凤气还没消，把头一扭，没有理他，继续擦拭心爱的歌本。

辛白华急忙掏出手绢，帮着收拾桌上的东西。

凤母还在抽泣，辛白华疑惑不解。

女房东迎上前，故作热情地招呼：“哦，辛先生，她们没有钱了，阿凤妈妈又在那里哭了。”说完，装着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。

阿凤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气愤地低声说：“瞎说，抢了人家的钱。”

辛白华有些尴尬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讷讷地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

凤母擦干眼泪，走近辛白华，歉意地说：“辛先生，请你原谅，她太不懂事！”她双手抚摸着女儿的肩膀，责怪而又疼爱地说，“阿凤这孩子老是大惊小怪的。”

辛白华客气地说：“哪儿的话，我们常常不当心，打扰了你们，对不起得很！”他转身对阿凤，“凤小姐，再见！”说完走出了房门。

楼上，辛白华房间。

梁质夫正趴在地上，从地板的小圆洞里好奇地往楼下看，想了解阿凤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辛白华推门进来，见此情景，觉得十分可笑。他站在房门

口，想了一想，用手挨个儿地摸上衣口袋，掏出一枚硬币，在手里掂了掂，瞄准地板小孔，轻轻一扔。硬币滚了过去，不大不小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卡在小洞里。

梁质夫一怔，抬头看见原来是辛白华，于是拾起硬币，扬手装作要掷他的样子，就势坐在了地板上。

辛白华得意地大笑起来，走到桌边，靠在藤椅扶手上，说：“质夫，怪可怜的，楼下的房租欠了两个月了，阿凤的母亲在那儿哭呢！”他用手指了指楼下。

停了一会儿，他又问道：“你看，我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呢？”同时，用期待的目光，看着梁质夫。

梁质夫说：“这个年头，大家都是穷得很，”边说边站了起来，“我们不是也一样，都没有办法嘛！”

辛白华说：“可是，质夫，只有穷人才能帮穷人的忙。”

梁质夫没有回答，低下头，沉思了起来。

白天。一家当铺的门口。

当铺沿街而立，漆黑的大门洞开。刷得死白的墙上，巨大的“当”字赫然醒目。

马路上行人车辆来来往往，当铺门口不时有人进出。

梁质夫从当铺出来。他拉了拉帽子，帽檐几乎压住了双眼。他向马路两边看了看，似乎发现了什么人，便快步穿过马路，闪进当铺对面的小弄堂，躲在拐角处，探头向外张望。

不一会，辛白华从马路一头走来。他手里提着一只提琴盒，走到当铺门口，四下张望了一下，迅速走进那漆黑的大门。

梁质夫从墙角走出，看看当铺门口，顺街离去。

女房东家。

正对着房门，靠墙摆着一张黑漆八仙桌，一边一把太师椅。墙上挂着镶有镜框的神像和对联。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。整个房间显得宽敞舒适。

女房东正悠闲地打着毛围巾，已经打好的部分搭在肩上。

梁质夫从外边进来，脱下礼帽，把手里的钱交给女房东：“这十块钱，是二楼的房客太太让我交给你的。”

楼梯上。辛白华从外面进来，急急忙忙往楼上跑，阿凤正好下楼，两人在楼梯上相遇。

辛白华脱下礼帽，招呼：“凤小姐！”他摸摸这个口袋，又摸摸那个口袋，最后从西装里面的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给阿凤，说：“这几块钱，请交给你母亲付了房钱吧，免得房东太太老是跟你们闹不清。”

阿凤推辞，辛白华把钱硬塞在她手里，轻松地跑上楼去。

阿凤看看手里的钱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和喜悦，高兴地下楼去了。

若干天之后。

白天。三楼辛白华的房间。

梁质夫坐在窗前的桌旁，低头看书。屋内十分安静。

楼梯声响，辛白华吹着口哨走了进来，他手里拿着杂志，走到桌前，把一封信放在梁质夫面前，又转身脱下礼帽，随手一扔，在藤椅上坐下，两腿往长方桌上一跷。他一边继续吹着口哨，一边拆开杂志的邮寄封皮，看了看目录，翻到要找的那一页，认真地阅读起来。

梁质夫拆信，看完后，对辛白华说：“同他说过好几次了，总是不肯相信，老实说，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警告一两个奸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
辛白华似乎没有听见，仍津津有味地阅读着。

梁质夫站起身，走到辛白华身后，看了看他手里的杂志，问：“你的诗发表了吗，白华？”

辛白华点点头，继续轻声朗诵着自己的诗句。

梁质夫说：“看这几天的情形，山海关又有一些危险了。”

辛白华的目光移向梁质夫，惊异地望着他。

梁质夫拍拍他的肩，说：“我希望你这首伟大的长城诗，能够引起一般年轻人的觉醒。”

朋友的肺腑之言，引起了辛白华的深思。

“笃笃笃”，一阵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辛白华和梁质夫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，对着关闭的房门：“请进来！”

门被轻轻推开，阿凤探头看看，有些拘谨地走进来。梁质夫热情地迎上前去。

阿凤穿着一件小花格的上衣，手里拿着两个纸包，她把纸包放在屋子中间长方桌上，恭敬地说：“辛先生，梁先生，这是前几天借你们的钱，妈特地叫我来谢谢你们两位的。”

梁质夫真诚地说：“哪儿的话，这是我们应该帮忙的。”

辛白华抬起身，手搭在梁质夫的肩上，问阿凤：“凤小姐，听你的讲话，好象是北方人吧？”

阿凤说：“我们是辽宁人，离开长城很远的。”稍停，反问，“你们两位先生呢？”

诗人激动起来：“长城？啊，好极了！”他拍拍梁质夫对阿凤

说：“他是吉林人，我是黑龙江人。我们是同乡。”

诗人奔放炽烈的激情感染了阿凤，她又象先前那样活泼起来。

辛白华问她：“你什么时候到上海的？”

阿凤说：“几年前吧。那时我爸爸在上海做事情。”

梁质夫问：“噢，那么你爸爸呢？”

阿凤低下头，不由自主地抚弄着自己的两手，神情黯然地说：“说起我爸爸，他一生的事业跟生命，都在‘一·二八’毁了。”

姑娘的不幸，引起辛白华和梁质夫的激愤。梁质夫右手攥成拳头，狠狠地击了一下左手心。辛白华满怀同情地说：“噢，可惜得很！”稍停，又问，“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北方去呢？”

阿凤心酸地说：“怎么不想回去呢？祖父写信来说，家乡已经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了。”她从腋下衣襟中抽出手绢，擦着眼睛，“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路费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说着便伤心地哭出声来。

辛白华和梁质夫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屋里一时沉默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梁质夫有意改变话题：“噢，凤小姐，你在上海念过书没有呢？你的歌唱得挺好的！”

果然，阿凤高兴起来：“哪儿的话，就因为在学校里头爱唱歌，所以就常常打扰你们了。”

屋里的空气又活跃起来。辛白华也从藤椅上站起来，说：“噢，不要紧的，以后你常常唱好了。”说完，又坐下。

两个年轻人的热情和真诚，显然赢得了阿凤的好感。她不再拘束，以一种孩子的天真和好奇，细细打量着这间房间。看得出，她是第一次来。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使她感到兴趣。她走到一根柱子前，看见上面挂着一张《凤凰涅槃图》。画上，一只凤凰从熊熊烈火中腾空跃出，左下角题有四句诗：

翮羽成灰烟，
桷楠有余芬，
真理未可灭，
百年行再生。

阿凤站在画前，歪着头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觉得十分有趣，便指着画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大鸟往火里飞呀？”

辛白华站起来，走到柱子前，指着那张画，解释道：“这是凤凰图。神话上说，凤凰活到五百年，就要用香火把她自己烧毁的。”

阿凤惊奇地说：“真的吗？为什么呀？”

梁质夫扶着藤椅靠背，说：“这是一种神话。意思说，不论什么东西，到了几百年以后，就要变成没有生命的了，就要毁灭了它，再从它的灰里面，发掘它的新生命。”

阿凤靠着长方桌，端详着凤凰图，略有所思地说：“那么，从这火里飞出来的凤，就不是那只老凤了吧！”

辛白华兴奋地：“对了，你真聪明，那就是有生命的新凤了。”说完，靠坐在藤椅的扶手上。

阿凤稚气地嚷起来：“啊，好极了，我以后……”

辛白华接过话头说：“对了，你以后就叫新凤好了。”

三人畅快地大笑起来。

梁质夫拍拍阿凤，赞美地说：“啊，我们的新凤！”

又是一阵大笑。阿凤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象孩子似的跳起来，不小心碰翻了桌子上的花瓶，吓得大叫：“哎呀！”赶紧把瓶扶正。